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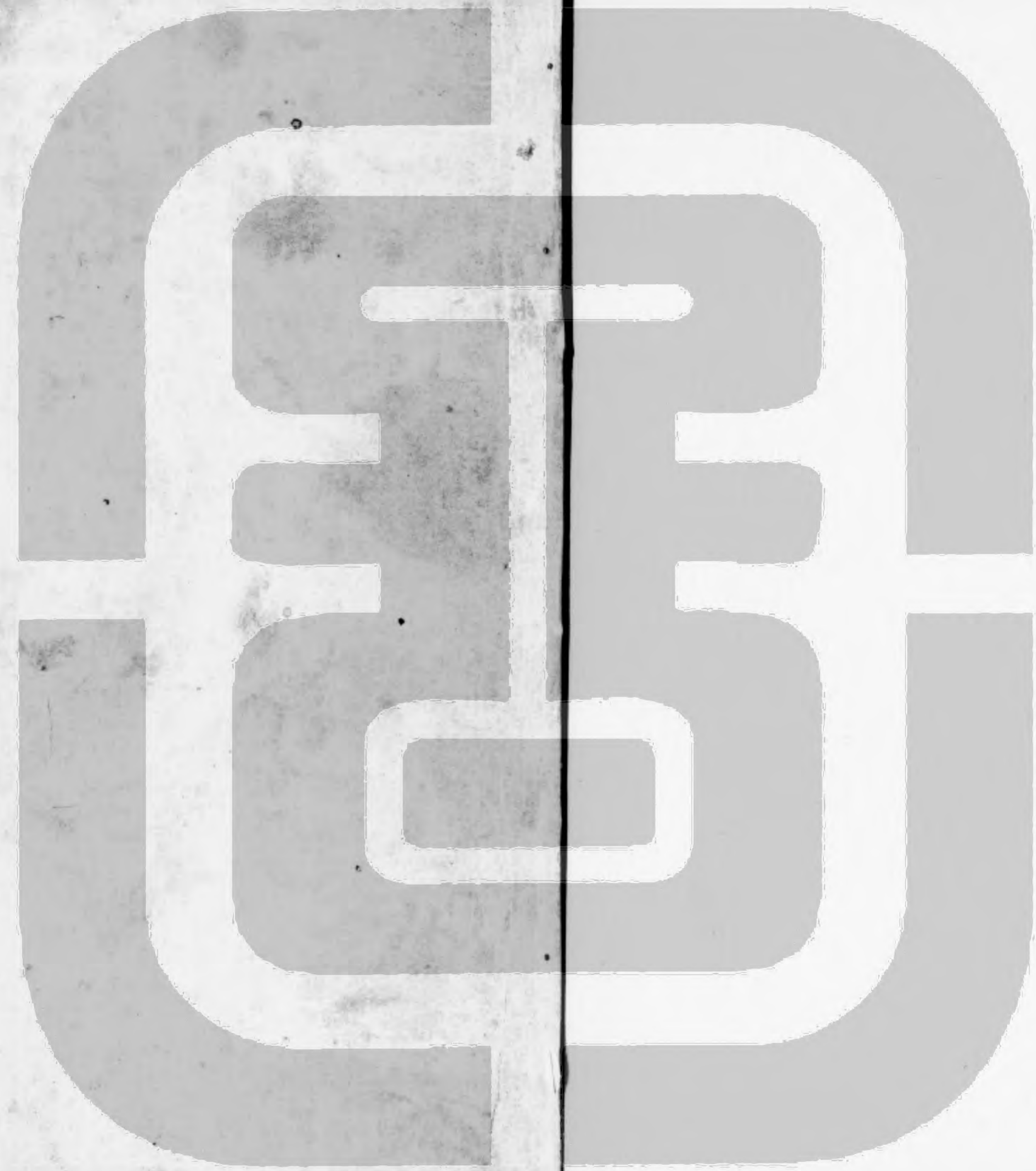
書

明板

關

尹

子



文始真經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既曰無  
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  
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  
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強  
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

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觀是書，首篇之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為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謗，不生恭敬侮

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為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哉。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字道焚香再拜謹序。

叙抱一子注文始真經

老關莊列並以子著而後之註。老莊列者無慮數十家。獨關尹註。不少概見。何以故。夫關尹親受道德五千言。得老氏之正脉。雖以列子亦從而師之。考之自叙中。多請問語。漆園吏且聞風而悅。稱為博大。

真。人。則。關。尹。之。為。關。尹。可。識。矣。獨  
恨。其。書。最。晚。出。由。其。始。匿。於。陽。成。  
戾。再。匿。於。劉。淮。南。相。傳。相。秘。歷。漢。  
而。唐。幾。至。湮。沒。至。宋。徽。皇。時。始。現。  
於。楚。山。而。宋。抱。一。乃。得。誦。而。註。焉。  
則。前。此。之。無。註。也。夫。復。何。疑。自。有。  
抱。一。之。註。而。關。尹。之。作。遂。得。與。老。

莊。列。並。顯。域。中。共。持。玄。教。凡。具。眼。  
目。者。咸。仰。有。文。始。真。經。文。始。一。書。  
通。玄。而。致。命。知。天。而。盡。神。闡。揚。道。  
機。陳。說。實。理。不。作。寓。言。浪。語。直。演。  
玄。宗。竅。妙。而。抱。一。註。亦。能。探。奧。測。  
微。出。化。入。神。發。經。中。之。所。已。發。洞。  
若。指。掌。洩。經。中。之。所。未。洩。精。如。蘭。

絲說者皆知關尹子為老氏之忠  
臣。而不知抱一子乃關尹之忠臣  
也。不有。關尹。則老氏之教。惡乎能  
傳。不有。抱一。則關尹之著。惡乎能  
明。是書不可以無。帝也。遂復加攷  
訂。爰命。剗。氏。章。為  
峕

皇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歲孟夏  
月既望

新都汪廷訥昌朝氏謹撰



文始真經篇目

一字

二柱

三極

四符

五鑑

六七

七釜



八籌

九藥

附

出世紀

凡九篇一百七十章

抱一子曰宇者盡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字  
冠篇首謂無是宇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遍  
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  
乎廢矣故一字者道也宇既立不可無柱故以  
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  
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  
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

神之物故為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之  
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真心能照也然無形則  
心無所寓故以六七次之七者食也食以養形  
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  
化萬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次之  
籌者物也物物可為藥藥可以雜治故以九藥  
終之九者究也盡也物至於為藥功用極矣然  
藥之功復能活人有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  
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形盡也故以藥終焉

關尹子文始真經

宋抱一子陳顯微註

明無如子汪廷訥校

一字篇

字者道也

凡二十八章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平乎田也。戛戛乎闢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

豈特微皇之前  
未見闕尹子書  
不明老氏之旨  
今之心竅不開  
任口亂談失老  
氏旨者不勝  
數矣

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  
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  
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  
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  
學者。罕見闕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臆  
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闕尹謂。彼有道  
不可言。則道與言為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

與道為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  
為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  
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  
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  
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  
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  
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  
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為口道。之道。愚

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真空使  
其可空即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  
空乎知空可空非真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  
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  
為而道獨不可以人為故不可以道道也向  
非翻言外之旨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  
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  
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

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  
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  
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  
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強名之名  
為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強名  
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  
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  
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

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  
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  
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  
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  
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  
同意。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  
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  
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  
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戛而闢者。有  
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闢。或介而  
不交於物。或喁而呵叱之。或嘖而呼喚之。或  
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  
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  
吹影鑿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  
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  
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

四者強名曰道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狗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狗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

道矣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為二矣所觀愈大所收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

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有人則我與人為二有我則我與道為二我不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烏足以語此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盃高之存金存玉中

津液涎淚之水觀抱一子註人皆知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發見耳若夫江河在于何處江河之水生于何未世之昧此者多矣昧于此又何為知道誠哉道無終窮也夫



道矣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為二矣。所觀愈大。所收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

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有人則我與人為二。有我則我與道為二。我不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烏足以語此。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

津液涎淚之水。觀抱一子註人皆知。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發見耳。若夫江河在於何處。江河之水。生于何處。世之昧此者。多矣。昧于此。又何為知道。誠哉。道無終窮也夫。

之存角存羽。甲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盂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為兩人矣。今焉甲自置之而甲自射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為盂。以識陰為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盂。而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為他人置之。而我射

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去物欲之盂。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悟置之者非它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盂之下。果何物耶。學者毋以為未嘗置而昧之。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謂之器矣。馬能作陶，馬能害陶，謂之物矣。馬能作道，馬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作道，謂之非道，則不可。况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亡是物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善陶者

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乎陶者不知其陶，道乎道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道乎？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

道不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  
曰無心猶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  
心時汝領會否曰會曰無物心不現時心安  
在哉或者茫然自失他日復問曰心可見乎  
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為  
道與心一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  
道與心一乎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  
唯唯而退

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  
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  
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  
窮傳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嘗疑夫  
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  
未嘗無本末也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  
始太初者氣之始人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

至太初如上百尺竿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  
上矣殊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謂太易焉太  
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  
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  
步

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  
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

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  
心冥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  
世人有執一端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  
以逐或以言或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  
聖人非不愛也愛未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  
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  
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

未嘗萌爾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逐者木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異物。異祥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橫執為道。是猶魚望波明。食動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我。或曰進脩

亦逐也。精進亦逐也。皆非乎。曰為學日益。故須精進。進脩以成其德。為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無不為。是名真精進。

方術一作士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脩真鍊性。圓通覺輪。所尚不同。或觀音聲。而尚晦。或曜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強。或寂靜而尚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

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道不可湏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則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可行者，湏臾不可離。

則我在無不在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固身道既顯矣，而德行尤不可不神也。然耳不名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死也。

文如真經  
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  
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  
道於朝可死於夕

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  
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為有所  
執乎故為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  
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真死於夕

一情真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  
一情真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  
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  
物有之一情真者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  
知乎皆聖人之真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  
名狀其心蕩蕩乎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  
之仁善桀跖之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  
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為有知動物皆然一



情冥之為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  
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勿以聖人力行不急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  
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  
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  
而守我不自守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  
用九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  
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因  
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故學道有時節因緣聖人初何容心於  
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時而已矣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  
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  
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言行學識可以進德脩業不可以求道捨言

行學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之哉善求道者不即四者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辯知行如禽飛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之可驗知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真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為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為之甚易也以道棄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為之功無可把捉成之甚易而為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將月就或經年或

累歲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勤勞庶可晞冀信  
不易也至於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動之非  
一事之誤則隳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身  
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  
崖撒手自肯承當不假脩為立地成道至易  
也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  
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矣若夫有形  
而無我者惟火為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  
現無我也使不附於草木金石火果安在哉  
是則天下無復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  
木則火不期至而至矣火果有乎火果無乎  
聖人以火喻道噫善喻哉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  
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

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真生方死方生者死非真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真生乎死果真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真死曰動作昭著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著曰未死者止名為生未契道者止名為事而已噫安得真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德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為不足

為必求竒言異行以為跨德入道之蹊必有  
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  
執為道未有不遭魔攝如道經佛典所云豈  
止無時得源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矣

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  
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世事有為用力甚難而人樂為大道無為用  
力甚易而人不為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  
如奕有物有法可師可習故可漸為之非積  
歲累月不能臻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  
方不可師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彈指頃立  
地成道者或累歲積日不得或一彈指頃得  
之相去遠矣此無它有為之功與無為之功  
不同也

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

文女真系  
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勘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見而笑哉。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汙穢鰕魚鯤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所不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為海殆矣問海知乎哉問道知乎哉。

文苑真系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  
隱矣。見物則昭著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著  
不昧。聖人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  
見明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  
如春登臺。我形俱顯。寵辱皆驚。昧於倚伏而  
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  
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為道。

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爾權者謂無一定  
之稱也。夫小人豈一定為惡耶。能遷就善則  
君子矣。君子豈一定為善耶。苟造次為惡則  
小人矣。惟聖人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  
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  
矣。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之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傷者鮮矣。

籩不問。豆不答。籩瓦不問。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居。道與道會。有問有答。一氣往來。爾胡不觀。諸籩豆瓦石乎。籩與豆。終日講禮而昧者。不覩瓦與石。終日談道而靜者。不聽然則。籩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仰道者。跋。知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



聖不賈道於愚

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逐也逐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術也術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歎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駁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術之而賈愚皆不尊不貴者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爾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及不恃而有術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一字篇終

關尹子文始真經

宋抱一子陳顯微註

明無如子汪廷訥校

二柱篇

柱者建天地也

凡十二章

若椀若盃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  
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  
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

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蓋音快。益也。

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碗盃

瓶盞皆有天地龜著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况氣血有情者乎况人為萬物之靈者乎精神搏應形理愛觀執存因攝而生不窮矣非天下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為天而精為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者為木為人欲降不降者為金為物金木者水火之交故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

立焉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為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下上上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魂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魄自地而升也禽獸橫生

則根亦在尾矣。故雖具五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蟲虫異稟異根。有不  
可勝窮者矣。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  
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  
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  
無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兒未

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為天地  
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  
識之時。能夢天地人否乎。彼初見之。恐亦未  
識。久而後凝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  
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凝而結秀。則形狀具  
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知鱗角  
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矣。

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

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也自形觀之則有小大之辯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地日月明暗即人之精神盛衰豈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之五味藥石即人之五藏好惡豈特心應棗肝應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學者識認得真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何可云謂哉

善喻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為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

氏以識為五陰之寂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濕化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盪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  
不為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  
何則胃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  
終凝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為盜豈勝言哉  
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  
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  
言天地則萬物在其中矣

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

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  
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  
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  
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  
之胃中之天地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  
不為天地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

外不見人

地不自天地所  
長久吾人抱不  
地誠我不自我  
無我中有一段活  
之機是無為  
無不為也則長  
八可以並天地矣

不可如

天橋木墮落



文女真系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  
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  
如搖筭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  
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  
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筭音劄竹也

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  
形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  
形不能生形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

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  
形生形者蓋有非形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

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

之最精者猶若是况形之粗者哉非氣者搖  
動則生氣非形者鑽磨則生形氣者天也有  
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也  
世有剋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  
時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

與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顛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愚解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而為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為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嘗也。若夫盛夏

寒風三冬暴鬱。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為也。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導引功夫  
正在存想

醒

人之精神魂魄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  
出於天而人且能為之而自己之精神魂魄  
豈不能自生自養自葆自鍊乎知搖空得風  
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虛物得水則胎吾  
之氣可以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鍊吾之精可  
以制魄知擊石即光則鍛吾之魄可以益神  
是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  
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  
天潛地而地千變萬化無不可為矣德同天  
地信哉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  
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  
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運而預見休  
咎於天地者也炁之為炁神矣哉靈矣哉而  
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為之變八風

為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  
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為  
已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間  
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  
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  
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  
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  
與道為二矣道何立我其人存則其道存其  
人亡則其道息故曰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不文女身糸

終



